



陈忠实中篇小说选萃



陈忠实中篇小说选萃

西安出版社

(陕)新登字 015 号

陈忠实中篇小说选萃

西安出版社 出版发行

(西安市东药王洞 33 号)

新华书店经销 安康印刷厂印刷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12.25 印张 2 插页 272 千字

1993 年 9 月第 1 版 1993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10,000

ISBN 7-80594-113-0/I·16

定 价: 7.80 元

自序

我很喜欢我的这两本作品“选萃”。

我早就期望有一天能由自己选编两本中篇和短篇小说的书出版。

原因很简单，对于小说创作的几种形式，我都很有兴趣，短篇小说中篇小说长篇小说以及小小说，我现在都有了实际操作的具体实践了，在小说创作的形式领域里，我可以说已经不再陌生。学习创作的初始阶段，我以短篇小说为主，集中精力探索短篇小说的各种结构形式；到1981年编辑出版头一本短篇集《乡村》以后，我就转入以中篇小说这种形式的探索与实践了；到1988年初，写过9部中篇小说之后便动手写平生的第一部长篇小说，直到1992年初完成。在未来的十年里，可以说是属于我的最后一个黄金般的年龄区段里，肯定将以长篇创作为主，也肯定不会放弃适宜写作中篇或短篇的素材，但毕竟对长篇小说创作的兴趣更浓。因此，编选这两本集子实际就是对此前创作道路的一个重要的小结。因为对于任何作家来说，创作永远都只能是一个学习、探索的过程，各个作品的水平不会整齐划一，而且风格也差异甚大。我想把自认为较强的作品抽出来，把能代表各种风貌的作品集中起来，作为送人赠友的礼物也好拿出手了；对于那些喜欢我作品的读者，也提供了一个节省时间而

(1991.2.6/03)

了知全貌的机会。

因此而由衷地感谢刚刚成立的西安出版社。

1993. 6. 17

小 寨

目 录

地 窖	(1)
康家小院	(47)
十八岁的哥哥	(109)
蓝袍先生	(189)
夭 折	(309)

地 窖

1

从公社大院的蓝砖围墙上翻过去，就跳进派出所的小院；从派出所用红砖砌成不久的新围墙上再翻过去，扑通一声跌进供销社的杂院；从供销社的土打围墙上翻过去，他就钻进河西村鸡肠子似的村巷了。

他连续翻越三道围墙，不敢怠慢，甚至连喘一口大气的的时间也不敢耽误，拔脚就跑。黑暗里瞅不清路面，他脚下一滑，跌了一跤，大概是踩到一泡猪屎或是一洼牛尿上头了。他不敢抚伤惜疼，爬起来挣扎着再往前跑，一直跑过河西村肮脏的村巷，跑下村北的河滩稻地里来了。

复种过冬小麦的一畦一畦稻田里，秋天收割稻子时留下的太高的稻茬子冻得梆梆硬，他磕磕绊绊抬高脚步，免得再次绊倒，跑过三四畦稻地，就遇到一条宽大的水渠。水

渠干涸了。水草枯死了。渠岸可以隐蔽下半截腿脚，渠岸上两排稠密的杨树和柳树粗大的树干正是最好的遮掩，他顺着水渠跑啊跑，踩踏得渠底的枯草和落叶嚓嚓响。他感到上气接不住下气，头晕眼花，喉咙里直想呕吐，脚下被干草的枝蔓缠绊了一下，又摔倒了，再也爬不起来了。

他躺在水渠里的枯叶干草上，大口大口喘气。心头却泛起一个甚为得意的胜利，无论我怎么狼狈，狗日的终究还是没逮住我！

他忽然觉得自己很好笑。他是河西人民公社社长，官儿虽然串不上几品，手下也领导着这个公社河川和塬坡地区的一万八千多社员哩。他在这里是受敬重的人物，谁也不敢放肆地跟他说话。现在倒好！被人追着，翻墙跳院，完全像一个逃犯一样惊慌失措，狼狈不堪，裤腿上沾着猪屎或牛粪，膝盖上的裤子也撕破了，躺在这冬天夜晚的河滩里，真是昔日的威风彻底扫地了。

大喇叭的响声从河西村上空传到静寂的河滩上来。声音激越昂扬，战报！河口县造反司令部彻底解放河西镇！联合司令部的保皇儿孙狼狈逃窜！

他从渠底里站起来，借着烟头的火光看看表，正是子夜一时，该到哪里去呢？

寒星闪烁。没有月光。河滩远处有一声声冻僵了似的无名水鸟的叫声。这种水鸟只在夜静更深时叫，叫声说不上忧伤，也说不上凄凉，只是十分难听，难听到使人一听到这种叫声就想到它的样子绝对丑陋不堪，甚至会想到那是一种安着两只秃翅的癞蛤蟆，而河边上的人从来没有谁在白天发现过这种水鸟的踪迹。他忍受着这种声音的折磨，跛着一条腿，沿着渠岸往上

走，躲到谁家去安全呢？

2

他站在一座门楼下。

他静一静气儿，扣响了吊在门板上的铁环儿。他的手劲儿慎重而又准确，使铁环碰撞木门的声响只能惊醒院子里头的主人，绝不能使左邻右舍闻声惊动。他在等待的时刻，瞧一眼这幢普普通通的门楼，土坯立柱，碎瓦掺顶，夹在两边的土打围墙之间，安一副粗糙的木头门板，死死关着。这就是目下整个河口县几乎家喻户晓的造反司令唐生法的家。

院里由远及近响着一阵沙沙沙的脚步声。门栓子滑动了一下。门吱扭一声拉开了。

“到这时候才回来！”女人怨怨艾艾的声音，大约把他当成她的丈夫唐生法了。他没吭声。她立即发觉站在门口的是一位生人，用一种警惕的声调问：“你是谁？”

“我是关社长。”他直接通报出来，免得她把他当成是歹徒或是什么不速之客，“关志雄关社长。”

“噢……关社长。”她的口气放松了，随即问，“深更半夜，你来做啥？”

“让我先进门再说。”他说，“我有话非跟你说不行。甭张扬，甭惊动家里任何人……”

她往旁边移了移身。他走进开着的一扇门的门道。她随手就轻轻关上门。

“关社长……你有啥事？深更半夜找我说？”她在院子站住，

又疑虑重重地问。

“到屋里头再说。”他得寸进尺，“屋里都有什么人？”

“能有谁呢？就一个吃奶娃儿，大女子跟她奶奶睡着。”她说着，转身朝院里走去。

他放下心来。她的公公和婆婆在原来的老庄屋住，离她的这个小院很远。他跟她走进厦屋。

她一进厦屋门，就把脚地上一只瓦盆移到旮旯里去，那瓦盆里有半盆黄黄的尿。

屋里，正面墙根有一张方桌，堆放着醋瓶盐碟辣子盒，还有一只帽子大小的瓦盆里盛着剁碎的酸渍红苕杆儿。厦屋南头是一张放得很宽的土坯火炕，炕上真有一个小娃儿钻在被窝里，露出被头的半个脸蛋儿红扑扑的，睡得正香。厦屋北头堆放着米缸面瓮等杂物杂器。一般农家都是这种简单零乱的格局，赫赫有名当当震响的唐司令的家也不过如此简陋。他一眼转珠儿就把这幢三间宽的厦屋扫瞄了一遍，又溜一眼屋顶，架着木椽木板和晒粮食的苇席，万一发生紧急情况，可以爬上去临时躲藏在那里。

她用一根针把煤油灯芯挑了挑，屋子里稍微亮了，又把那苗针插到墙上的一撮麦杆上，就靠住炕边站着，双手搭在棉袄前襟下边。那棉袄的边角上露出陈旧发黑的棉花絮套儿来。她显得很拘束，又有几分不安，问道：“你到底有啥急事？”

“你男人带着人马到公社抓我……”

“呀……”

“他抓住我，就把我杀了！”

“啊呀……”

“我逃脱他的手了！”

“噢……”

她紧张得眉头紧皱，两道细细的淡淡的眉毛之间出现了一个深深的倒置着的等式号。她说：“你真糊涂！你是给吓傻了吧？他要抓你杀你，你不给远处跑，咋给跑到我屋来咧？”

“我没吓傻。”他说，“我想来想去，只有你这儿最安全。”

她瞪大眼睛：“我这儿……咋会安全？”

他说：“他可能追寻到我家去，也可能搜到我的亲戚朋友家里，可他绝对不会想到，我会躲在他自己的屋里……”

“噢呀……”她似乎明白了。

“再说，我相信，你不会让他干出杀人的事。”他说，“不管怎样革命，杀了人总是麻烦事。他现在头脑发热，什么事都可能闯出来。你会替他日后着想，就不能让他惹祸。我想来想去，只有你会真心实意救我。”

“啊！这话对对的。”她的脸上泛出一缕温和的神色，看看屋里的晃旮拐角，为难地说：“可这屋里……连个隔墙……也没有……”

“这厦屋里……当然不能住。”他说。这屋里只住着她和炕上的那个奶娃儿，夜晚是无法回避的。“你想想办法。反正我是走投无路了。你们后院有窑洞吗？有储备柴禾的小草棚没有？”

“有个窑，里头塌顶了，现时只在窑口放些柴禾。”她说，又连连摇摇头，“不成不成。你要给塌死在里头才冤枉哩！”

“我不怕。”他说，“或者让我先看看。”

“甬看甬看。”她说，“我再想想……”

这当儿，前院的街门“咣咣咣咣”响起来。

“呀！那个鬼回来咧！”她从炕边跳到屋子中间，脸色骤变，“这可咋办呀？”

他急忙捏灭了烟头：“我从后门走！”

“来不及了。”她说，弯下腰，钻到方桌底下，一把拉起一块水泥盖板，说，“快下红苕窖去。窖壁儿上有脚踏的台窝儿，一摸就摸着了，摸着往下溜。快！”

他不再犹豫，钻到方桌下，就溜下黑咕隆咚的地窖口子。

“咣——咣——咣！”敲门声变得很重很响。

“听见了。甬敲了。”她捏着嗓子，装得睡意惺惺的调门儿，朝着院里喊，“我正穿衣裳哪！”

敲门声果然停歇了。

他在溜进窖口并且用脚摸着了第一个台窝，又摸准了第二个台窝以后，看见她弯下腰把他扔在地上的一只烟头把儿捡起来，扔到炕洞里。他就继续往下溜。这个女人真细心。女人比男人都更细心。女人哄男人总是天衣无缝。他下到地窖里头了，统共不过七八个台窝就下到底了。”

“甬咳嗽，也甬打喷嚏！”

她对着地窖警告他说。“咣当”一声就把地窖口盖上了。

他划着一根火柴，地窖里有两个拐洞，一大一小，都垒堆着红苕。东边那个大点的拐洞里，靠窖壁有一个窄窄的通道，可以凑凑合合坐下一个人。

头顶的脚地上有一阵儿咚咚咚的脚步声。他不假思索就明白厦屋的主人回来了。他屏声敛息坐下来，用一只手卡着两腮。

3

他用左手紧紧地掐住两腮，聆听地窖上面的动静，厦屋主

人踏进门时很急很重的脚步声消失以后，随之就响起一连声的惊喜和嘘叹：

“噢哟哟！大的个亲蛋蛋娃哟！噢哟哟！这脸蛋红嘟嘟粉嘟嘟的！大都要想死你了！噢哟哟！”

这简直是王母娘娘的声音，太真挚了，太富于感染力了，太富于诱惑力了。他想到了舐犊的母畜。他想到了以喙哺食的燕子。他的心底潜入一丝温柔的春风，屏敛的声息开始松懈，绷紧的神经也稍微松泛开来，而且诱发起对亲爱的妻子和儿女的思念了，半年之久没有照过面了，她和孩子也不知怎么混着日子……

“噢哟哟！大的个亲蛋蛋！让大看看，小牛牛长大了没？哈呀！长大了！大了！大的个牛牛娃哟！你长得好疼人哟！大走南闯北，没得时间亲你咬你，今日叫大美美地亲上一口……”

他心里的森严壁垒哗哗土崩瓦解；烦乱毛躁起来。他听惯了这个人令他脑皮发麻心慌意乱六神无主的训斥声，也受够了这个人使他毛发倒竖汗不敢出叫尿一滴绝不敢尿下两滴的吆喝声。现在，他听到的是一曲人伦人性人的动物本能似的最优美最动人最真实最自然的声音。这些声音都是从造反司令唐生法的嗓眼里发出来的，都是真实的。

“你吃饭不吃？”

“刚吃过了。”

“要喝水壶里有。”

“不喝了。睡吧！不早了。”

“你又喝酒来？我闻见酒气了，熏死人！”

“今日不喝不成哇！我们把狗日的‘老保’的老窝儿给捣了！可惜……让关志雄那个老狐狸跑他妈的了！”

他不由得又掐住了两腮。唐生法和他女人说话的声音一丝不漏地传到地窖里来，甚至那孩子吸吮母乳的吧唧声也能听见。唐生法大约刚刚喝罢庆祝攻克河西镇的胜利酒，顺路回到老窝来与孩子和女人欢聚。

“你抓人家关社长做啥嘛！”

“关社长！死不改悔的走资派！你还叫他社长！关社长！我抓住他……”

“他都垮台了，还碍着你们啥事？”

“他妈的！这老狐狸又臭又硬！他‘亮’他妈的个球‘相’，竟敢‘亮’到‘老保’那边！我不拔了这颗钉子……”

“气也没用——他给跑了！”

“能跑到台湾去！？哼！”

“你想逮住他，又逮不着，猴急了吧？你今黑不该回来，该是连夜去查问，看他藏在谁家？”

“查个屁！不用查也知道，他肯定到保皇狗家藏起来了。”

“那不一定——”

“嘿！听口气儿，好像你倒知道下落？”

“那也说不定。”

“在哪儿？”

“在咱家这厦屋里。”

“净说梦话！”

“在红苕窖里藏着。你下去逮去！”

“要笑我哩！哎！你这婆娘……”

他听见唐生法吹灭煤油灯的声音，地窖口那个圆水泥盖板没有合严的缝隙透着的亮光消失了，灯灭了。脱衣服的窸窣窸窣的响声。唐生法躺下身去时的一声呻唤。他揉一揉掐得僵麻

的脸腮，终于松了心，缓缓吁出聚压在胸膛里的闷气，捂着嘴巴无声地打个哑吧呵欠，想瞌睡了，几乎折腾了大半夜了。那头顶的厦屋的说话声还是传到地窖来，虽然细弱，仍然清晰——

“甬胡骚情……甬……”

“我早想你哩！想得很哩！”

“天知道你心里想着谁！哄我……”

“别冤枉人噢！不论走到天南海北，我都想着你，还有咱的亲蛋蛋娃。”

“我可不是瓜呆儿！村里娃儿们唱说，‘造反队，造反队，公猴母猴一炕睡。’你和母猴睡来没？”

“那是保皇狗侮蔑俺们造反派哩！你咋能当真？跟上他们瞎哄哄，乱叨叨。”

“你看看你那东西，软不拉唧的！还说人家侮蔑你哩！”

“我半个多月没回来……夜格黑间……跑羊了……”

“倒是跑马了！你的羊跑到谁的大腿弯子去了？我早都知道！”

“尽瞎胡说……”

“你跟那个女政委，那个婊子，村里都摇了铃！你还哄我——”

“那是保皇狗给我造谣！”

……

他已经用指头塞住了两只耳朵孔，再不想听下去了。他已经半年没有挨过自己老婆那温热的胸脯了。他受到这种炕头枕边的口角的刺激，心里潮起一股燥热。他闭了眼，塞实了耳孔，努力想这地窖，这是地窖而不是他和老婆的软床，使自己的情绪渐趋平静。他想到自己听人说过的唐生法和造反司令部那个

女政委的风流传言，简直跟真的一模一样。甚至传说，有一晚，一个造反队员想吃鲜物，溜到农民的包谷地里去掰棒子，一脚踩住个软囊囊的东西，吓得跳起来，用手电一照，唐生法和女政委光溜溜地掬在地上，身下铺着一件旧军衣。他现在蜷卧在唐司令和他女人睡觉的火炕旁边不过五尺远的浅浅的地窖里，听他们的房话，真是太难为情了。难为情不可躲避，他却断然料定，唐司令现在不会再去考虑抓他逮他的事，因为他无法向女人辩解那个家伙为什么会蔫软……他已经很累了，心里的危机刚一缓解，就感到累死了，瞌睡一下子袭上心来，靠着窖壁睡着了。

4

卜卜卜……卜卜卜

他惊醒了，头顶的水泥板盖还在卜卜卜响。

他咳嗽一声，示意他已听见了，随之就听见她叫他：“上来吃饭。”盖板揭掉了，地窖里透进亮光来。哦！已经到了吃早饭的时辰了，他站起来，腰脊酸疼，挣着忍着爬上地窖来。

屋里真亮啊！冬日温柔的阳光洒在庭院的地面上，看一眼也能感到温暖的滋味。他不由地舒展活动一下腰身，蜷卧太久的腰舒活了许多。厦屋的脚地上放着半盆温水，冒着热气，他洗了手脸，看着方桌上已经摆好的饭菜，对她说：“还是让我到地窖里去吃饭。大白天，说不定有人来……”

“放心吃吧！”她说，“大门我关着。”

他放下心来，走到方桌旁坐下，端起碗来。熬煮得又稠又

粘的包谷粳糊糊，香甜可口，有一股油腻腻的粮食本身的香味。一碟冰凉沁人的酸渍红苕杆儿，绿茵茵的，调着红艳艳的辣椒星沫儿，酸辣味长。竹篾编成的空心小篮里，垒堆着三四个烤得焦黄酥脆的包谷面馍馍，似乎比白面馍馍甚至比面包还要香甜。他吃得很香，确是饿急了。

他转过脸，看见女主人坐在炕边上，怀里搂着那个亲蛋蛋娃。那孩子偎在她的解开了衣襟的胸脯上，吸吮着乳汁，两只脚还在不安生地乱蹬乱踏。她一任儿子吃奶，一任儿子用手抓那露出衣襟的肥实的乳房。她低头看着儿子吃奶，一绺头发从鬓角垂吊下来，遮住了侧对着他的半边脸颊。他说：“你也吃饭呀。”

“我等会儿再吃。”她扬起头来，宽厚地笑笑，问他说，“你夜个黑受罪了，~~那地窖里潮湿得很哩。~~”

“没事儿。”~~他赶紧上前一步，~~不经意地打量着她。她比他昨晚第一面见到时~~要年轻些，~~不会超过三十岁。她露出的胸脯皮肤很细很白，~~她的脸颊显得干燥，~~尤其是一双手，手背和食指上炸开一个个黑色的小裂口。他想，她的手和脸要是稍微做一点保护，~~用些雪花膏之类，~~抹点凡士林膏或者甘油，那手指就不会裂了，~~脸色就会滋润柔和。~~尽管这样，她的模样还是很好看的，一双灵活的眼睛似乎总怕羞，显得秀气的直直的鼻子，使人可以想到她年少时一定很可爱。

“那墙上有一张生狗皮，铺上可以隔潮气。再下去时拿上，铺着，能坐也能睡。”她说。

他往门扇后面的墙上瞅瞅，那儿确实挂着一张狗皮，纯黑色，黑得油光闪亮，像一块黑缎。他点点头，笑着说：“有这样的褥子，享福了。”